唐大家柳柳州文選卷之三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紏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叅於事

歷代文章之旨於斯槩見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板無愈字

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擿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

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叙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

此下文是一小序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于辭賦傳於

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蕪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歸震川曰子厚叙孟堅故其文亦全倣孟堅

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

要在於麗則淸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謳誦也茲
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
文才之難川古誌之
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
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
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
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隟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
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
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
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偏悟

感慨繫之矣

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湧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錬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戡遠游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癈癈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克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

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
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茅鹿門曰覽此序亦可見古之欲兼詩與文而並
盛者亦世所難而況吾曹乎

濮陽吳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額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偘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辭賦有戒苟冐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詠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

敘其人

敘其文

追古惜今
後着感慨

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徐文昭曰以子厚之才而循循繩尺如此乃知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測而終於一瀉者正今文之病也

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爲文儒自先天以來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爲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瑒在魏機雲入洛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

塤箎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冑曷能及茲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薦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强顏耳詩凡若干首

徐文昭日六代胚胎集中存此種者見聲華艷耀

僅子厚少年之筆水落石出時正自不屑

無一浮語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聞歲驟遊邠壇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盡護羣校用管法箠令不吐强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沈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容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盖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

激切雄偉直可與漢司馬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並絕千古

貴任其難乎哉嘻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虜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壖故壇振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箸之宴發羣謀于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鐏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

書。燕然之文。炳烈于漢史。眞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王荆石曰華茂沉雄眞擲地作金聲者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楊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席必交袵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閒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覿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泳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

筆札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圖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峨冠縈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徃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

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
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楊者乎安得
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
信焉爾

徐文昭日雋艷

睛點洄彪留後步此法最古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謂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修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里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

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客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顧瑞屏曰蔚然而深秀

高古文章之士必高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違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强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清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

自命恥居齷齪人所黑白

之。

陳明卿曰雖一言九鼎可也若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滿紙亦賤耳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鐮礪括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屨以春秋爲裙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

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損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爾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顧瑞屏曰筆法嚴謹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爲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

永州去長安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恐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衛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于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王荆石曰頓挫蒼古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嘗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卭以不勝任啗匃奴而子單侯于缾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勍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

蹙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語旣至而君適讐於文其徃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藉用是爲貺則拱璧大

則烏可以言重乎

徐文昭曰感慨悲壯

非吏役民而民役吏妙甚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喻切)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

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徐文昭曰疊山最膾炙此文文簡淺而徹切

淒涼可涕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己而已以

有獲予姨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茅鹿門曰悲諷

送嚴公旣下第歸與元覲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旣者退自有司棘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貢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于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克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勳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君子者生而有黼續粱肉之美不知耕農

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
門有亞夫之際戟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
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于布衣韋帶之任如
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
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此
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若
高陽齊據者皆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
之嘉言論于右簡竊褒之義以贈

徐文昭曰何閎以雋也讀其文不啻揖我於魏絳

之庭而擕我於亞夫之門也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免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后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喙甚直啫有美餌者而歆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予而捧腹者蓋不乏焉

點染生色

點染淒涼

辛生嘗南依鑾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顯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目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目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胷何然吾

大開蓄他
一落懈

聞楚舟而克手劍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覊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勉自圖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顧瑞屏曰呼吸聯絡首尾一線

發語絕奇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卽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嘗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

辭若憾而心喜之文信如此類精

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伎其文脩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澥序

○起○妙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僇人吾南鄉後之頴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

丘陵學山不至於山　百川學海至於海

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于夷矣

結妙

王荆石曰柳文之妙全在起束處凌厲頓蹙旁若無人

恭々 其稍足 守之其 足以行 之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覩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欺綺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坰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吽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于中得於誠徃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巳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

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逼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决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于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

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决子其行焉

歸震川曰大機局此子厚所謂不能琢削引筆行墨快意者也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灔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

情到不堪回首

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庠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爲顦顇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兹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顧瑞屏曰何必不可與蘭亭匹有千古

從冉溪二字襯出八愚字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點次有法

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翻案妙）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轉摺有味令人玩索不盡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茅鹿門曰子厚集中最佳處○古來無此調陡然倡爲之指次如畫

徐文昭曰錯落變化犖落軒舉此殆山川之所閟

瀉非可以筆墨索者也

遜仲尼一言果然尊榮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内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温淳重厚與直道爲伍嘗又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

鄭重

應與叔向游

應、羊、吾、氏○之、美

不亟過後序之字

當爲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出祖於外夫求趙某秉翰序事殷勤宜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易之制序封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爲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徐文昭曰極典雅之製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干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覩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貸爲資貿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

氣力強駛　更姚

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技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充今

其行也余既與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日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

此答周君果摘卓然但以私其身而益其愆

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嘘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蹈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王荊石曰丁寧珍重之意溢於言表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與誑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達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俵食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

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爲大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冑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于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靡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微到易上

顧端屏曰謹嚴蕭穆亞夫之軍差堪彷彿

沉突

都上無一
莫詞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克克然而聲名不聞

波瀾層折

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徐二者爲之决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

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
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徐文昭曰撇翻宕漾筆墨略吐手腕不勞

最無緊要
最有情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急下）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徐文昭曰詞不費而珍重感慨恍然紙上

所謂始如處女開門適戶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

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所謂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茅鹿門曰逸調

序事語妙於道渺峻潔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爲巳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巳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導之

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已乎非已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柰賈君何於其之也卽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克乎巳居或以匱巳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克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王荆石曰文有無聊頓足拔劒起舞之狀

一篇是本
起語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其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

雲代上加得一謂字方妙

收煞最活

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

徵嫌多使事

茂衣裓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逈躅偉長德瓌之迹作豈擅重千祀哉庶欲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徐文昭曰昌黎贈暢之序正而大柳州送暢之序澹而真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甞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

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

伏後父子以養而居

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

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王荆石曰看他文體離合之妙

徐文昭曰昌黎闢佛之旨原淺不怪子厚一番護法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隟登高遠望懷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挐苟以其所好行而求

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媢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詘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識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徐文昭曰敘次朗潔光景可覩

敘語凡盡儒行徑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而皆童髮毁服以遊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既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

也

歸震川曰寂寥乎短章而其氣甚豐機甚健

一幅溪石籌飲圖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鄉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往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

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瘵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呌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令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呌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徐文昭曰澹宕之致時來逼人小品佳勝

序棊

房生直温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提議三杯征誅一局即是此意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綦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

不嘗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覩其始與未有假恭者故叙

唐荆川曰推究物理精巧之文

唐大家柳柳州文選卷之四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記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内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于下國者出于甸

服而後接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七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

何等布置

下四其字絶不排偶

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飮餼饔饋咸出于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

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茅鹿門曰中條貫麗雜而文所點次處若掌

徐文昭曰雄文健筆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内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

遺篇無一良語

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奥庫及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于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横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

堊極顧。莫究其徃。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麓。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隷是徵。問材焉取。則棟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葺纛。金飾析羽。旂旗旟旞。咸飾于下。鼓以鼖晉。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爓炰胾炙。羽鱗貍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

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𢘆顧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王荆石曰閎壯森嚴豈非傑作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塡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記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刑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

陸路之苦如此

江路之便如此

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括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塡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噭噭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罷用卽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

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其
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
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
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忭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既會既遠淡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
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
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刻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
甚虛罷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
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

（又回顧詩記之人）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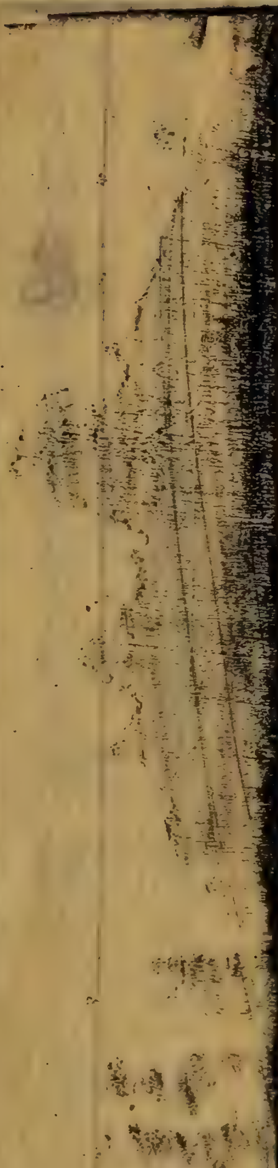
（一句收挽筆力千鈞）

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史起與歎白圭登降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九章章焉不可盖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承憲于後祀

茅鹿門曰點次陸水利害處如掌

顧瑞屏曰峻潔之骨層折之法蒼潤之色步步勝絶



說山水處神筆所不能畫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

意超思外 轉展不窮

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具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尊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剌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

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唐荆川曰周匝曲折渾成此郝文之雋者

徐文驛曰極淡而濃極客而疏斯葢全乎文章之美矣

想處措置便新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旣施

河漘蕩風西
峯也

慶千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
是厚貨居畊䅉于閭壞伐惡木剗奧草前指後畫心
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
東隘聯屬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
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爲
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
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灕
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
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廻谿出風榭

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廻合遼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

能以獨得臆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王荆石曰文中之賦

歸震川曰雲物之奇忽山川之幽異花木之香艷搦管時一一從枯中流出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

山水文章兩兩殊絕

靈襟逸趣
超然塵表

故信乎信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堅迺途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徐文昭曰逸興遄飛一時來吾几席間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

昔之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

今之出

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

一幅絕奇山水

雖巧而損筋骨

麗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

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顧琦屏曰描畫點染文中有画詭譎變化筆端有神

石狀備此矣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蘩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爲踈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

一幅奇画

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于淵源莫
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
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尨齒鯢未
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
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
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
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
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
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

勃然而謹
皆頭若齊

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餘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王荊石曰壯甚

徐文昭曰非崔公無以搜永州之奇非子厚無以抉文章之勝

運筆全在境外

零陵三亭記

發論似小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

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
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
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
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
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
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
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闢土以墉亦在署
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

及其弊也最常語而下得不俗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禪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茅鹿門曰撈籠勝槩却又別出一見解

民情土俗種種可玩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才氣絕奇

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熈熈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顧端屏曰敘事結穴無之不奇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謡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

題目怒經篇文一服辣手

題淡而挂點斷殊讀之可喜

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兹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載之寘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

慕宗元時謫永州遹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茅鹿門曰文甚明法讀王陽明象祠記又爽然自失矣

野史所書子厚借以點綴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

神異

鍾者其死於勞且瘦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雖異書之信、故紀於堂上、

歸震川曰點次奇特論正

其敞其邃未安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

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㢠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徃徃以遨爲痡噎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奥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提前語醒○且○不丶費丶力丶

轉語何等自在

奥贍健舉

茅鹿門曰曠奥二字爲案亦奇

顧瑤屏曰峻峭深曲極老潔之文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絶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

不色語極精

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于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摯摯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茅鹿門曰曠達

併此以諷世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葢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毁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冐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冐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冐於號有以異於兹步者乎向使有聞兹步之

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懐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肙禹紂肙湯幽厲肙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辱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歸震川曰言外托諷無限深情

從史記西南夷傳首一段來

實景着不得如字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卽

魚鳥皆供點綴

始及黃神始末

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鵲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宾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

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爼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平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徐文昭曰奪化工之權增山川之色

如綴珠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別題中始得二字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袵席

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能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

一句應轉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王荆石曰神色酣暢

徐文昭曰正使今日讀之亦復心魂若剝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潀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

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顧瑞屏曰點染小景已成大觀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
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借山川感慨謫居情況可見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

妙結

也。

茅鹿門曰公之好奇如貪夫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

徐文昭曰賦景狀物柳之胸中富於丘壑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淸不可久

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歸震川曰清越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

奇麗殆不可以[illegible]賦

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王荊石曰精潔

陳明卿曰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茅鹿門曰清洌

徐文昭曰一經點染便爾清峻而遥深

煙霞齋紙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石與日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

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嶮道狹不可窮也

茅鹿門曰點綴如明珠翠羽

日尺幅之中流水高山具焉

奇絕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陡然而起）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不了語讀之有餘音

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跌宕）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王陽明曰造化爲五嶺諸山故遣子厚謫去從文字上搜剔出來乃知文人一管禿毫眞與五丁力士同功

徐文昭曰環詭萬狀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剃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嶛瀾瀠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牖

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歸震川曰簡而不寂峙而不嶮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絶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

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茀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步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寰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巳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覜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寫景奇）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樫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

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蕃崖中日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酒陰虞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徐文昭曰純是敘事不着一句議論而行文極古穆天子之傳不可以倉卒讀者也

柳文卷之四終